

他无意争霸天下，但他为了拯救天下苍生于水火，而成为乱世中最可怕的战士！

乱世猎人

龙人◎著

6

LUANSHI
LIEREN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乱世猎人

山野是猎场，天下同样
但在狩猎与被猎的乱世中

也是猎场。

生存，必须要成为强者……

龙人最得意作品

南海出版公司

龙人◎著

乱世猎人

6

LUANSHI
LIEREN

成者为王·败者为寇
战气冲天·雄霸天下

他狩猎的不是森林里的猛兽，而是整个天下。
他长刀在手，所向披靡。他傲视天下，唯我独尊。



南海出版公司
2014·海口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乱世猎人. 6 / 龙人著.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4.12

ISBN 978-7-5442-7350-3

I. ①乱… II. ①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08470号

LUANSHI LIEREN 6

乱世猎人 6

作 者 龙 人

责任编辑 张 媛 雷珊珊

装帧设计 天下装帧

出版发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0898) 66568511(出版) 65350227(发行)

社 址 海南省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电子信箱 nhpublishing@163.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创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60千

版 次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7350-3

定 价 28.00元

南海版图书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目 录

第八十二章	人海齐怒	1
第八十三章	天竺梵音	16
第八十四章	谋夺天下	32
第八十五章	独探敌营	48
第八十六章	葛家之秘	64
第八十七章	以智斗勇	80
第八十八章	局中藏局	96
第八十九章	刀临魔门	110
第九十章	乱世之道	124
第九十一章	双毒并施	141
第九十二章	奇兵突现	155
第九十三章	智压群雄	171
第九十四章	身不由己	187
第九十五章	绝世之才	203
第九十六章	立足江湖	217
第九十七章	乱世赌王	234
第九十八章	乱世情痴	248

第八十二章 人海齐怒

蔡伤来不及拔刀，对方的剑的确太快、太狠，当世之中，具备如此身手的人其实也不会太多，应可以数得出来，但这一剑却是他见所未见的招式。

蔡风根本就不慌，他知道这一剑是不可能逃得过他父亲之手的。放眼整个江湖，还没有人能够真正可以与蔡伤对敌，但蔡风依然出刀了。

就是在蔡伤的手钳住那柄剑时，蔡风出刀了。这一刀比想象之中要快了很多很多，就是蔡伤也大感意外。蔡风的刀施展出来竟不会比他差，无论是速度抑或是力度及角度。

夜幕更深，深得像是看不到底的深渊，只是在蔡风的一刀击出之后才会有这种感觉。

凉意浸透了每一个人的每一根神经。刀，似自九幽而来，又似是自摸不着边际的另一层世界中跳出的精灵。

天与地之间全被死寂的杀气所笼罩，这样的一刀，就是蔡伤也只能够达到此种境界！那就是说，蔡风此刻已经成了另一个蔡伤！

蔡伤心中却没有半点欢喜，甚至有些不解，有些气恼，或许还有些痛苦。因为蔡风这一刀竟是攻向他的！

蔡风要杀死他，杀死自己亲生的父亲！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啊！

蔡伤清晰地感觉到蔡风击出一刀的杀机，浓烈得像北风中的蚀骨寒意。此刻已是冬天，蔡伤的心却比十个冬天的寒冷叠加起来，还要冰冷十倍！

“哇！”那柄刺向蔡风的剑断成了两截，蔡伤的手指就像是削铁如泥的宝

刃，竟硬生生地将那柄剑剪断！

断剑回击，是迎向蔡风的刀。蔡伤的动作极快，快得完全不能用眼睛去捕捉，但蔡风的速度绝不比他慢！

“当——”断剑再断，蔡伤的手腕已被手中断剑的锋刃划开了一道极深的血槽，更可怕的却不是这里，而是蔡风那似乎可以让人变成千万片的刀！

刀没有停留，虽然被断剑阻了一阻，但那种无法比拟的杀机却依然存在。

“啪——”蔡伤的左手抓住了一块碎砖，重重地砸在刀刃之上，角度准确得骇人！一个真正的高手，在生与死之间，那是最清醒的，任何可以救命的东西都不可能放过！

砖头裂成了无数块，刀气在蔡伤的左手上划下了一条深深的伤痕。

蔡伤没有哼出半声，他必须退！否则，他就不可能见到明天的太阳了。他很清楚蔡风这一刀的可怕，很清楚！

蔡风的脚步绝不比蔡伤慢，而蔡伤的身形是倒退，蔡风则是直追，这要命的差距谁都清楚异常。

那柄刺向蔡风之剑的主人却是石泰斗——魔门在南方最杰出的年轻人。可是他的刺杀却完全没有作用，似乎正好配合蔡风完成了那刺杀的任务。这一切早在蔡风的算计之中，包括蔡伤所有的反应，都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石泰斗刺杀他，只是演奏的一出双簧戏罢了。只不过石泰斗的确太投入了，演得那么逼真，那么自然。就是蔡风也不得不为他喝彩，只是石泰斗喝出的那四个字倒让他有些不解。

石泰斗的身法绝不慢，甚至快得惊人，短剑飞掷而出，而在他动身的同时，手中又有了一柄剑，谁也不清楚他的身上究竟有几柄剑。

断剑掷出，却让蔡风吃了一惊，因为此刻的断剑仍然是攻击他，他心头微微有些怒意，这根本就不是他们所约定的，此刻再将短剑攻击他，岂不是明摆着帮助蔡伤吗？

不仅仅是断剑攻击他，还有石泰斗手中的剑！夜空之中，那柄剑竟泛起碧蓝的灵光，使得夜色一片凄惨。更可怕的，却是那柄剑竟化成了满天的光雨，飘飘洒洒。

锐啸，自四方惊起，空气被撕裂成无数的小片，石泰斗这一剑想置蔡风于死命！

蔡伤到此刻才明白，自己是拦错了好人，那人并不是他的敌人，反而是真正想救他的人！

“叮——”蔡风的左手轻挑，断剑竟向回飞射，刚好击在石泰斗的剑锋之上。

石泰斗身形一滞，蔡风这反弹之力大得惊人，竟震得他的剑式一散，这一刻，他才深深地体验到蔡风的功力是多么可怕！

蔡伤身子一扭，当蔡风将功力递转于左手之时，其中竟有一个难觅的空当，这使他险险地避过了身前致命的一刀！可是却未能让自己完好无损地退开。

蔡伤的胸口被划出了一条近尺长的伤口，蔡风的刀气已深深地切入了他肌理之中。

鲜血狂喷之中，蔡伤一声狂号，飞跃而出。但这一刻他的刀已经滑出刀鞘。

蔡风一个极为优雅的旋身，从衣袖底滑出一柄长剑，以左手反切而出。

“叮叮……”一连串爆响，石泰斗的身子倒飞而出。

“风儿，这是为什么？”蔡伤此时的心比伤口更痛，但仍然忍不住问道。

“我要杀你！”蔡风口中蹦出比夜风更冷的几个字，却如一柄利刃般再次刺入蔡伤的心。

“他不是蔡风，他是毒人绝情！”石泰斗惊怒地吼道，顿了一顿，即转望蔡伤，焦急地道：“爹，你伤得怎样了？”其语气无比关切。

“石泰斗，你疯了吗？吃里爬外！”蔡风也忍不住怒吼道。

“你才疯了，没有人性的毒人！”石泰斗毫不畏惧地骂道。

“你叫我什么？”蔡伤有些不敢相信地向石泰斗问道。

“爹，我是你儿子泰斗呀，我没死，是石中天叔叔救了我！”石泰斗向蔡风飞扑而至，口中犹自应道。

“你是我儿泰斗?!”蔡伤心头不由得又升起了一团狂热的斗志，石泰斗的

话犹如黑夜中的一颗明星，使蔡伤眼前一片光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除了蔡风和葛荣之外，还会有至亲的人存在，而且是他的儿子，这是怎样的一种惊喜！

“难怪，我还以为你真的会演戏，原来是想杀我！那就让我将你们一块儿送到西天极乐世界吧！”绝情恍然道。

“你真的是绝情？不是蔡风？”蔡伤犹自有些不敢相信地道。

绝情，手中的剑轻轻一挑，逼退石泰斗的攻势，冷冷地道：“我也想认识认识蔡风！”

“好，好！”蔡伤心头舒畅了许多，知道对方并不是蔡风，也就没有先前的那一种痛苦了，更不会有什么顾忌。何况，此刻他又有了儿子，失踪了多年的儿子却在这种要命的场合下重逢，的确是有一种让人振奋的动力！

蔡伤出刀了，虽然牵动了他的喷血的伤口，可这一刀依然注满了深沉的霸气。

石泰斗的剑也划了出去，父子二人合力攻击绝情。

绝情一声长啸，右手的刀和左手的剑同时划出。

夜，变得无比疯狂，空气似乎在这一刻凝固成坚硬的石头。每个人都觉得鼻孔中呼吸的，不再是空气，而是冰冷的杀意。

每个人的每一根神经中都似乎有发狂的蛇虫在涌动。

石泰斗感觉到自己有一种爆炸的冲动，似乎自己再也无法承受这种可以摧毁一切的力量。

蔡伤胸口上的鲜血喷射而出，那种压力虽然他可以承受，但是伤口却是无法承受的。他有一种心力憔悴的感觉，因为对方所施展出的刀法正是怒沧海！而剑法正是黄门左手剑！放眼整个天下，也只有一人同时具备这两种绝世的武学，那就是蔡风！

除了蔡风之外，天底下绝不会有人会同同时具备这两种绝世武功，就是蔡伤本人和黄海也不能够。那就是说，这毒人绝情就是蔡风！也许容貌可以改变，但是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两种绝世武学的根本！

蔡伤出刀的同时，心在滴血。他明白今晚战场之上，乃是父子三人，而他

若不全力出刀的话，石泰斗只会是死路一条，因此，他不能不拼尽全力出刀，他击出的也是怒沧海！

“轰——轰——”劲气在小小的巷子之中爆开，犹如天崩地裂。

巷子不再是巷子，两旁的砖墙全都摧枯拉朽一般倒塌，碎石、尘土、断砖，在暴射、扩散！

远处，传来婴儿的啼哭，近处，被惊吓的人们都不敢吱声。在这种战乱纷繁的年代里，人们似乎早已习惯了这种或那种毁灭性的争斗。

蔡伤的沥血刀竟然被击飞，他所受之伤的确不轻，而怒沧海必须让自己的精气完全达到巅峰状态，否则使出的怒沧海只会威力大减。在蔡伤使出怒沧海之时，已牵动了伤口，而且他胸口的肌理已被蔡风的刀气破坏，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巅峰状态。并且，蔡伤一想到对方是蔡风的时候，更是难以控制住自己的心神。因此，基于这一些原因，竟被对方击飞了手中的刀！

石泰斗也不怎么好受，剑虽然并未被击飞，但手臂震得全都麻木了。

绝情也无法乘胜追击，蔡伤虽然受伤极重，可是他身为一代绝世高手，就是在重伤之下，余威犹不是普通高手可以相比的。绝情以一敌二，若是在蔡伤未曾受伤之时，那么此刻受伤的绝对是他。虽然如此，此刻他犹有些气血浮涌，难以控制地倒退了数步。

蔡伤一手捂住胸口，可哪里能够阻止鲜血的流泄。

“你是风儿！难道连爹你也不认识了吗？”蔡伤极为坚信地道。

绝情深深地吸了几口气，平复了翻涌的气血，不屑地道：“你以为这样就可以不死了吗？老实告诉你，我打心眼里就不知道蔡风是什么样子。不过，我相信你儿子蔡风定和我长得很像，认错对象的不只是你一个人。而今日，你必须死！这是我主人的命令，你只好认命吧！”

“你不是风儿，那你怎么会怒沧海？你怎么会黄门左手剑？”蔡伤咳出一口鲜血来，虚弱地问道。

“什么怒沧海，什么黄门左手剑，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一定要杀死你！”绝情冷酷地道。

“爹，你怎么样了？”石泰斗有些踉跄地站起身来，关切地问道。

“他还没死，不过很快就会了结！”绝情缓步向蔡伤逼去，冷冷地道。

“绝情，你要杀就先来杀了我吧！不要伤害我爹！”石泰斗吼道。

“好一对同命父子，你也不用急。”绝情缓缓抬起手中的刀，月色之中，闪着一种青幽而碧森的光芒。

“呀——”石泰斗不顾一切地扑上。

“泰斗——”蔡伤一声惊呼。

绝情不屑地望了他一眼，石泰斗的武功根本就不可能与他相提并论，而且刚才那一击，绝情很自信可以震伤对方的内脏，是以，他根本就不把石泰斗放在心上。

石泰斗的剑依然诡异莫名，有若倒泄之星河，可是在绝情的眼中却是很一般，无论是眼力，抑或功力，石泰斗根本就不可能与绝情相比。

“叮！”绝情信手一剑，以一种诡异而神奇的弧度，斩在石泰斗的剑上，而就在此时，他的脚已经踢到了石泰斗的胸口。

“哇——”石泰斗倒翻而出，忍不住狂喷出几大口鲜血，最后重重地落在地上。

“这是你自找的，谁也怪不得我！”绝情狠辣无比地道。

“泰斗，你怎么样了？”蔡伤轻咳出一口鲜血，关切地问道。他们两人被绝情这样分在两边，却无法突破绝情这一关。

石泰斗挣扎了一下，竟挣起了上身，却无力回答蔡伤的话。

“哦，你还没死？看来是我低估你了！”绝情也感到一丝惊讶地道。

蔡伤的心中感到一阵苦涩，没想到自己一世英雄，却要死在这个小巷子之中，陪葬的还有刚刚见面的亲儿子，看来苍天真是好吝啬。

“你的主人只让你杀我，对吗？”蔡伤竟变得极为平静地问道。

“不错，是这么说的，但是却没叫我不要多杀人。”绝情淡然答道。

“既然如此，的确是没什么话好说了，你动手吧。”蔡伤平静地道，似乎对生死根本就毫不在意。

“好，有个性，如此人物，死了的确有些可惜。说实在的，若非你受伤在先，鹿死谁手的确没人知道，可你也不能怪我，在这个乱世之中，只有不择手

段才能活得畅快，活得自在。”绝情微微有些感慨地道，说着再次提起了刀。

就在刀刚刚提起的时候，夜空中飘来一阵奇异的乐音，像是自遥远的九天之外悠悠飘来，又似是自幽森的十八层地狱中蹿出，缥缈而缠绵，但却似怀着一种无限悲天悯人的情怀，让人从中感觉到那种无私的博爱，让人领悟到生命的宝贵。

声音悠远而祥和，又像是老僧颂禅，像是空山晨钟，一种跳出红尘世俗之外的清闲情怀，使每个人自心底升起一丝觉悟。

夜空不再真实，世间的一切都在这乐音响起的那一刻变得不真实起来，包括生命，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蔡伤缓缓地闭上了眼睛，石泰斗也缓缓地闭上了眼睛，心神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乐音之中，忘记了危机、忘记了伤痕、忘记了亲情、忘记了一切的一切。生命在燃烧、在澎湃，一种欣欣向荣的生气在心底潜长滋生。原来内心的世界是那般静谧而祥和！

绝情的刀缓缓垂下，眼中的杀机渐渐隐退，神色间显得有些迷茫，他忘记了杀死蔡伤，忘记了杀死石泰斗，一切都显得不真实起来。

“砰——”一声闷响，绝情的身子飞跌而出，重重地撞在一旁的断墙之上，这一撞也将绝情惊醒过来，扭头一看，骇然发现无声无息攻击他的人竟是唐家村相遇的尤一贴。

来者正是铁异游，若是在平日，铁异游根本就不可能偷袭成功，只是这一刻绝情的心神完全被乐音所吸引，对外界之事，根本毫不在意，才会致使这样。

“主人，我来迟了！”铁异游一把扶住蔡伤，惶急地道。

“铁异游！”蔡伤也恢复了神志，惊喜地道。

“不错，正是异游！”铁异游迅速将蔡伤扶起，然后靠墙坐下，从怀中掏出几颗丹药喂入他的嘴中，并以极为利落的手法封住蔡伤胸口几大要穴，以止住狂流的鲜血。

“尤一贴，不，铁异游！”绝情愤怒地爬起身来，抹去嘴边的血迹，冷冷地道。

“不错，正是铁异游！蔡风，你也该觉醒了！”铁异游大声道。

“你说什么？”绝情冷冷地问道。

“我说你就是蔡风，你正是他的亲生儿子蔡风！”铁异游一指蔡伤，深沉地道。

“你说谎！我是绝情，没想到你也来和别人一起对付我，还亏我当你是朋友！”绝情愤怒地道。

铁异游暗自心惊，刚才明明封住了他五处大穴，这一刻他依然站得好好的，可真是惊人至极。

“我没有说谎，绝情只是你现在的名字，你的前身就是蔡风！你知道为什么蔡风红极一时又突然消失了吗？那是因为蔡风的名字已被别人换成了绝情。你是个毒人，所以你忘记了以前所有的亲人，你的神志完全被人所控制。”铁异游高声道。

“你说谎！谁说我是毒人？我是绝情！你若再胡说，我立刻杀了你！你以为是我的朋友，我就不敢杀你吗？谁阻止我完成任务，我就杀谁！”绝情脸色变得极为难看，虽是在夜色之中，可却根本无法逃过铁异游的眼睛。

“这是你主人金盞神魔田新球告诉我的，他说绝情就是蔡风，是蔡伤的儿子蔡风，你不信可以自己去打听打听！”铁异游吼道。

绝情的脸色一下子血红，狂号一声，手中的刀划破夜空，向铁异游飞斩而至。刀气犹如飓风一般，卷起地上的沙石和碎砖向铁异游无情地攻到。

铁异游的身子突然也成了一团旋风，旋转的风！向飓风的中心钻去。

石泰斗的眼中闪出一丝讶异之色。

“叮……”铁异游和绝情的身形再现，铁异游竟倒翻而出，重重地坠落于地！绝情因先被铁异游来个重击，此刻竟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但其动作比起铁异游却要快多了，一滞之下，又立刻向铁异游扑去。

“阿弥陀佛！”一声沉重的佛号有如惊雷一般自天空滚过。

绝情身子一颤，扭头却发现一位白须飘飘的老和尚自巷子口走入。

“小施主还不觉醒吗？”老和尚的声音依然如巨钟般在绝情的心中激荡。

“砰……砰……”铁异游乘机一口气重重击出五掌，每一掌都击在绝情的

身上。

“哇……”绝情狂喷出数口鲜血，愤怒地一声狂嘶，如魅影一般掠过高墙，投入远方的夜幕之中。

“你为什么不杀了他？”石泰斗虚弱地问道。

“因为他是真正的蔡风。再说我刚才已尽全力……”铁异游无力地道，差点没虚弱地坐下来。

“你怎么样了？”老和尚关心地问道。

“我没事。他可真是一个可怕得难以想象的对手。”铁异游心有余悸地道。

“这是尘孽，一切冥冥中早有注定。”老和尚双手合十，念了一声佛号道。

“多谢大师出手相助。”铁异游真诚地道。

“那位小施主与老衲也颇有些渊源，是以老衲也不能坐视不理。再说，能为世间减少一些尘孽，乃出家人分内之事，何用言谢？”老和尚淡淡地道。

“大师和我们少公子熟识？”铁异游惊异地问道。

“不错，你怀里的圣舍利乃是老僧交托给他的，却不知怎的竟辗转于你的手中。不过，天道自有轮回，圣舍利终未落入邪魔外道手中，已算是天幸。”老和尚再宣一声佛号道。

“大师怎么知道圣舍利在我的怀中？”铁异游更惊，骇然退了两步，惊疑不定地望着老和尚，问道。

“施主不用惊慌，几日与施主相处，知道施主并非坏人，老衲也不用追回圣舍利了，这其中的细节待我慢慢跟你说来。”老和尚恬静地道。

铁异游望了靠墙坐着的蔡伤一眼，赶忙从怀中掏出几瓶金疮药，倒在其伤口上。

蔡伤缓了口气，向一旁的石泰斗指了指，虚弱地道：“先去看看他，他说他是中天带大的泰斗！”

“什么？他是二公子泰斗？”铁异游一声惊呼，问道。

“不错，我是泰斗，曾听石叔叔提起过铁叔叔。”石泰斗艰难地道。

铁异游忙放下蔡伤，走了过去，伸手把了把石泰斗的脉搏，心头微微一松，知道并没有生命危险，于是沉声道：“大师，请帮忙先将他们带到安全的

地方再说好吗？”

“我们去胡府。”蔡伤虚弱地提醒道。

“不，那里不能去，因为假太后乃是魔门中人，和绝情是一伙的，这时的胡府肯定设有很多埋伏。”石泰斗提醒道。

“什么？假太后是魔门中人？”蔡伤这一骇不亚于当头挨了一棒，惊问道。

“不错，那假太后叫董瑶琴，乃是魔门阴癸宗的人！”石泰斗补充道。

“快，我们就先找家客栈住下。”铁异游急忙道。

“老衲知道几里外的南山上有座寺庙，主持玄通法师乃是老衲师侄，不如我们就去南山暂住吧？”老和尚提议道。

“你们哪里也别去，这里也同样可以埋下几堆枯骨！”一个冷冷的声音从巷子口传来。

铁异游和蔡伤的脸色微变，巷子之中立刻又充满了浓烈的杀机。

“元飞远！”老和尚脱口低呼道。

“哦，了愿大师什么时候跑出来了？”那为首的锦衣华服汉子轻松地道。

“也多谢元施主给了老衲十多年的参禅机会，老衲先行谢过了。”老和尚客气平和地道。

“想来，大师是悟透了圣舍利的奥秘，才会自洞中出来，那我可要恭喜大师了。”元飞远淡笑道。

“老衲愚钝，费了数十年犹未能悟透其中奥秘，此刻出来只是想来体悟一下入世的滋味，元大人误会了。”老和尚淡淡地道。

“只可惜，明日大师又要跟我回邯郸了，由入世而出世了。”元飞远淡然道。

“元飞远，你是奉太后之命来杀我的？”蔡伤淡淡地问道。

“不错，你乃朝廷重犯，十八年前作战不利，朝中未追究你的责任，你反而还杀朝廷命官，并多次率众于阳邑闹事，现在又伙同葛荣等逆贼造反，朝中容你不得！”元飞远淡漠地道。

铁异游扫了一眼元飞远身后的那些人，每一个都神气十足，只看打扮就知道尽是宫中的好手，最少也是望士队中精选出来的角色，而外面也定埋伏了很

多人，现在蔡伤和石泰斗两人全都身受重伤，需要人保护，此刻只有他与老和尚两人，而老和尚并不是一个喜欢杀戮之人。更何况，他早就看出老和尚并没有很高深的武学，如何能够与如此多的宫中高手对阵呢？但这却是一个绝不能放手的局面，只得陷入苦战之局。

铁异游虽然自负，但知道这是败多胜少之局，甚至根本就没有胜算可言。

“异游，你带着泰斗先走，不要管我，想办法让风儿恢复本性，单以他的武功，就足可为我报仇。”蔡伤低沉地道。

“不，主人，要死大家一块死，异游怎能舍主人独活呢？”铁异游坚决地道。

“我明白你的心意，但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何况，风儿的情况只有你和大师知道，若是你们不去想办法，风儿永远都只会成为别人杀人的工具，永远都活在无知的痛苦之中。要知道，你的责任极大！”蔡伤语重心长地道。

铁异游向了愿大师道：“大师，你去吧，我为你断后，但愿你能够将这个消息传扬出去，在下和主人就感激不尽了。”

“施主此言差矣，施主身系责任重大，老衲早已看破生死，根本就不在意这些。你还是走吧，这里交给老衲好了。”了愿双手合十，小声道。

“你们别嘀咕个没完，你们谁也不可能走得了！”元飞远淡淡而冷漠地道。

铁异游骇然发现身后也同样是被宫内高手堵塞住了，心头不由得涌出一片不灭的斗志，冷傲地笑道：“好，杀死一个够本，杀死两个赚一个。来吧，我铁异游接着就是！看看你们是不是都有那么两手！”

“好！我就欣赏这种人，做事爽快直接，死也要死出个样子来。”元飞远拍手笑道。

“元飞远，你小心了，我第一个要取的，就是你那颗狗头脑袋，再去斩那些狗爪子！”铁异游的声音变得无比冷漠，而且充满了杀机地道，使在场每个人都感觉到夜更寒了。

火把照亮了这条狭小的巷子，地上一片狼藉，鲜血、残破的断墙、断砖，和蔡伤、石泰斗那苍白的脸色相映衬，显得格外幽森。

铁异游的剑泛出青幽之色，展现着一种古朴的美，每个人都感觉到那柄剑

正在散射着森寒的杀意。

巷子之中的气氛顿时全都凝结了，杀意充斥了所有的空间，每一个人的呼吸都变得细长，似乎在酝酿着暴风雨的到来。

了愿却双掌合十立于一旁，将石泰斗和蔡伤扶于一起，静立于两人的身边，甚至闭上了双眼。

元飞远身后的众人全都缓缓地移动脚步，使得阵容疏散了不少。要知道，在这小巷之中，人多并不一定是件好事，若是方位未选择好的话，人多反而碍手碍脚，难以发挥其威力，而这些人全都是百里挑一的好手，自然很明白形势的重要性。

铁异游却是苦于不能移开身子，否则，以他的武功，采取主动进攻之法，杀出重围并不是问题。而此刻他却没有这份洒脱，只能处在完全被动的局面。

局面越来越紧张，铁异游反倒变得极为平静，心境也平静得若无波之水，这巷子中的每一个细微末节之处都清晰地反映到他的脑中。

铁异游变得平静，他手中之剑却似乎更增添了一些邪异的魔力，散发出一种青幽而森寒的冷芒。

“杀！”元飞远淡淡地喝了一声，那酝酿了已久的杀机，在这一刻完全爆发。

铁异游的眼中闪过无尽的杀机，就在敌方第一柄剑攻入他三尺之内时，他的剑才动了，火把的微光中，幻出一团奇异的彩芒，将他自己完全隐设在彩芒之中。

敌方第一柄剑刺入彩芒之中时，紧接着第二柄、第三柄……然后那彩芒像是膨胀的气泡，向外爆了开来。

没有听到兵刃交击的声音，但却有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那攻入彩芒的兵刃全都绞成了废铁，断去的还有对方握着兵刃的手。

铁异游的剑式犹如引燃的炸药，喷散着无尽的杀伤力。

元飞远似乎没有想到铁异游可怕如斯。虽然在很多年前，他曾听说过铁异游的名号，也知道铁异游曾为南朝极负盛名的剑客，只是在黄海的名字盛传江湖之后，铁异游这个人就消失在江湖之中了。后来才知道，铁异游已经列入蔡

伤的家将之中，而此刻，双方才真正面对面的交手，元飞远心中的那种可怕之感表现得是十分强烈而清晰。

这些人，对于铁异游来说，并不能算什么。十八年前，他就可以闯出重围。而今日对手的武功与十八年前的宫中高手更是不能同日而语。其实铁异游在蔡伤十大家将中排名第二并非侥幸，而是其武功的确高深莫测。他的武功并不比黄海差很多，而且他与黄海的关系更是常人难以想象的。因此，黄海对武学并没有向铁异游隐瞒什么，“铁异游”就是在黄海的启示之下，才被悟出，这当然更表现出铁异游的确有其过人的慧根，否则绝不能创出如此惊世之剑术。

没有任何退缩，虽然铁异游表现出超出他们想象的杀伤力，但是没有人停止过攻击，他们都是宫中的一些好手，什么样的残酷阵势没见过？自不会因此而手软。

而铁异游也是有苦自己知，这些人的确都是宫中精选出来的好手，虽然他那一击使得对手伤了数人，但那凶猛的攻势最耗真力，几人合力之下，即使他功力再好，也不免有些气虚。更何况对方人多，采取车轮之战，也会让他死无葬身之地。而这一刻，对方根本就不会给他任何喘息的机会。更可怕的，还是要分出精力来保护蔡伤与石泰斗。而了愿大师似乎根本没有什么抵抗能力，只是在不住地宣着佛号。

“不要管我，你就痛痛快快地杀一场，死也要死得痛快淋漓！”蔡伤惨然低笑道。

铁异游心头充满了无限的愤怒，但却毫无办法可想，这时才深感自己力量的薄弱。

“铁异游，你束手就擒，也许我还可以给你一条生路！”元飞远冷哼道。

“放屁！”铁异游怒骂道，身上也同时中了两刀，但这并没有让他的心神混乱，越是在生死的关头，一个高手的潜力才能真正发挥出来。

惨叫声、怒喝声响个不停，剑气刀风使得火把的光芒摇曳不定。

铁异游的手臂都杀得麻木了，甚至肢体也有些麻木了，满身鲜血却不知是谁的，手中的剑依然不休不止地狂舞，在他的心灵深处，只有一个意念，那就